

俄苏翻译理论 流派述评

主编 吴克礼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NEW TIMES COLLEGE ENGLISH

New Ti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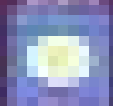
College English

新时代大学英语

学习指导与同步测试

（第二版）

主编 王守仁 副主编 王 静



中国石化出版社

■ 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俄苏翻译理论 流派述评

主编 吴克礼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苏翻译理论流派述评 / 吴克礼主编.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ISBN 7-81095-915-8

I. 俄… II. 吴… III. ① 翻译理论—流派—
研究—俄罗斯②翻译理论—流派—研究—
苏联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54033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徐国华

印 刷: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23 字数 590 千字

版 次: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 100 册

书 号: ISBN 7-81095-915-8 / H · 357

定 价: 36.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外教社俄语学术专著推荐

《俄国现代主义诗歌》	郑体武
《现代俄语复合句学》	李勤
《俄语不确定/确定范畴：语言手段及其语言功能》	李勤
《俄汉语对比研究》（上下卷）	张会森
《修辞学通论》	张会森
《俄语主观情态的语用研究》	杨明天
《俄语的认知研究》	杨明天
《言语行为理论与俄语语句聚合体》	倪波
《俄语语言国情学教与学探索》	季元龙
《俄罗斯私有化评说》	汪宁

前言

《俄苏翻译理论流派述评》终于结集准备交稿了。

这本书是由我选题、策划和构思,由我的学生们分别撰稿,最后由我(杨仕章在我生病期间协助我完成了文稿前的扫尾工作)统稿而成的,它是我们师生多年辛勤耕耘的成果。

编写此书的初衷是希望为俄语专业翻译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们提供一本翻译理论教材。编者把书中的翻译理论或称翻译学视为一门学科,包括俄苏翻译简史、翻译理论和翻译术语。此外,本书还阐明了我们对俄苏翻译理论流派、人物和观点的评价。

在编书的过程中,资料收集工作碰到了很多困难,诚如科米萨罗夫所言,“俄罗斯翻译语言学派奠基人的著作没有再版,因此在中心图书馆里也往往都告阙如”。(《俄罗斯的翻译语言学派》,莫斯科,2002)。在当今的俄罗斯尚且如此,在今日的中国就更不必说了。鉴此,编者一方面必须完成自己的主要任务——在对流派的述评与在对人物和观点的点评中阐明自己的看法并凸显自己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下篇各章中特辟“原著选读”一栏为读者提供接触原著的机会。此外在书中提及人物、作品和术语时均配上俄语,以解我国俄语界和译界原文资料匮乏之急。列于正文后的三个附录具有提供资料和查询的功能。这样,本书得以集科研、教学、资料于一身,发挥一书多用的作用。

书里所引用的资料自9世纪至今,我们尽可能运用最新的学术成果和著作,全书的资料收集工作一直持续至2004年。

《俄苏翻译理论流派述评》分上下两篇。上篇介绍自9世

纪至今的俄苏翻译简史。这一部分主要讲述俄罗斯丰富而独特的翻译活动、形形色色的翻译思想和观点,翻译活动在历史上对于俄罗斯语言和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苏联翻译理论的形成、发展和流派与现代翻译学的确立。全篇叙述时采取夹议夹评的方法。下篇挑选了当代苏联(包括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13位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以专章的形式对他们的著作和观点分别给以介绍和评论。每一专章由导读、基本观点、原著选读和点评等四部分组成。13位理论家基本上按照时间的先后排列,但不严格。没有列为专章的重要翻译理论家抑或是因为他们没有专著(如,楚可夫斯基、卡什金、加克等),抑或是虽有专著但所涉内容过于专业(如,列夫津、罗森茨韦格、切尔诺夫、希里亚耶夫等)。不过他们的主要观点在上篇“苏联翻译理论的形成、发展和流派”一章中都有所反映。本书配三个附录。第一个是《俄罗斯译事概述》,这篇文章译自莫纳·贝克主编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原文为俄罗斯著名翻译理论家科米萨罗夫撰写,中文标题为编者所加,第二个是《俄汉双解翻译术语小词典》,第三个是《俄苏翻译理论文献目录》。

关于俄苏译学中术语的汉译问题在此必须作一说明。我们尽可能沿用目前我国译界通用的译法,但对有些术语还是根据原文术语的意义重新作了处理。例如,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перевод是俄苏译界的一种特殊用语,我国的俄语界和翻译界把这个术语译成“文艺翻译”或“文学翻译”。据查,这个词组最早出现在别林斯基《论波列伏依翻译的莎氏〈哈姆雷特〉》(1837年)一文中。他把当时的翻译分为两类。第一类比较自由,他称之为“诗歌(поэтический)翻译”,这种译法是译者在第一次向俄国读者介绍世界名著时采用的。第二类翻译从传达原著的角度来看更加完善,他称之为“文艺(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翻译”,这种方法是在俄罗斯接受名著的土壤业已成熟以后采用的。

别林斯基的这种分类法并不完全基于翻译的原则,在他那个时代,“文艺的”就哲学意义而言,应理解为现实的客观反映,而“诗歌的”则是主观经验的表现,因此前者高于后者。据此,别林斯基把适合“读者趣味、教养、特点和要求的”翻译称为“诗歌翻译”,采用这样的方法,允许“删节、增添、改写”,甚而至于,译者“理应”如此。而在“文艺翻译”里不允许“删节、增添和改写”。不久以后,别林斯基不再使用这种分类法,这种说法也随之在俄罗斯文坛和译坛销声匿迹。过了很长时间,到20世纪初,在世界文学出版社的《文艺翻译的原则》一书问世前后,这个用法才重新启用,不过它的意义已经改变了。等这本书出了两版以后,这个术语为苏联译界普遍接受并站住了脚。从词源来看,俄语中文字类的艺术作品称为“文艺、文学”(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毫无疑问,这个用语含有一种特殊的意味:文艺翻译属于创作,属于艺术。这种意味更容易为苏联译界所接受,所以这个术语的现代意义就是文学翻译的同义词。这个术语不仅拥有学术地位,而且拥有法律地位(在版权和法律条款中均使用这个术语)。鉴此我们把这个术语的译文定为“文艺翻译”,而不用“文学翻译”。又如,“вольный перевод”的译法,本书不沿用我国俄语界和俄汉词典里传统的译法“意译”,而根据不同的场合分别译成“任意翻译”(卢金用语,译者对原著可任意增删,甚至改写)或“自由翻译”(如,科米萨罗夫、加切奇拉泽等)。俄国译学中“вольный перевод”这个术语在《译学详解词典》(涅柳宾,2003)里有8个义项,与我国通用的“意译”的意义(详见《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并不一致。再如,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ый перевод 这一术语,现有的译文不少:如“交替翻译”、“随声翻译”、“连续翻译”、“接续翻译”等,我们尝试译成“异声翻译”,这个译文是根据“饮料→冷饮→热饮”的构词模式使用类推的方法(“翻译→同声翻译→

异声翻译”)译成的,这样在“同声翻译”与“异声翻译”之间可以保持一定的联系。类似的处理方法不少,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本书各章由下列同志参与编写:上篇:第一——五章由天示、赵艳秋、韩振宇撰写,第六章由杨仕章撰写;下篇:第一章由胡谷明、陶源撰写,第二章由王丽撰写,第三章由熊友奇撰写、第四章由郑敏宇撰写,第五章由傅昌萍、王正良、李畅撰写,第六章由刘肖岩撰写,第七章由俞晶荷撰写,第八章由杨仕章撰写,第九章由胡谷明撰写,第十章由赵艳秋、韩振宇撰写,第十一章由杨仕章撰写,第十二章由李磊荣撰写,第十三章由韩振宇撰写;附录一,俄罗斯译事概述由俞晶荷译,谭业升校,附录二,俄汉双解翻译术语小词典由袁新、赵艳秋、朴哲浩编译,附录三,苏俄翻译理论文献目录由朴哲浩编。

在稿子汇集成书之时,我们发现本书已经超出了编书的初衷,也可与其他语种的翻译工作者和研究人员,以及对翻译理论或称翻译学感兴趣的同志提供参考。

《俄苏翻译理论流派述评》属“上海市重点学科俄语语言文学学科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化研究基地”项目,在立项和成书的过程中得到“研究基地”、本校科研处和俄语系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参加编写本书的人很多,而且我们掌握的资料毕竟有限,因此在介绍和点评各种流派、各位理论家及其观点时繁简不一,挂一漏万和前后不一之处都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吴克礼

2004年初冬

目 录

上 篇

俄苏翻译理论简史及其翻译思想的演变

第一章	从基辅罗斯到 18 世纪末	3
第二章	19 世纪上半叶	23
第三章	19 世纪下半叶	57
第四章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	76
第五章	苏联翻译理论的形成、发展和流派	104
1.	文艺翻译概述	105
2.	苏联翻译理论的形成、发展和流派	117
第六章	苏俄翻译理论在世界译坛的地位	172
1.	苏俄现代译论的基本理念	173
2.	苏俄现代译论的四个核心问题	179
3.	苏俄现代译论的基本特点	193
4.	苏俄现代译论对世界译坛的影响	195



下 篇

苏俄主要翻译理论家的观点述评

第一章	费奥多罗夫	203
第二章	列茨克尔	262
第三章	什维策尔	294
第四章	加切奇拉泽	319
第五章	巴尔胡达罗夫	343
第六章	切尔尼亚霍夫斯卡娅	375
第七章	拉特舍夫	405
第八章	明亚尔—别洛鲁切夫	432
第九章	托佩尔	458
第十章	韦·维诺格拉多夫	478
第十一章	科米萨罗夫	510
第十二章	斯多布尼科夫	563
第十三章	加尔博夫斯基	620
附录一	俄罗斯译事概述	650
附录二	俄汉双解翻译术语小词典	660
附录三	俄苏翻译理论文献目录	722



上 篇

俄苏翻译理论简史及其 翻译思想的演变



第一章

从基辅罗斯到 18 世纪末

古罗斯文学诞生于罗斯本土文化传统与国际文化传统的创造性结合之中。基辅罗斯时期，它在国际上交流的对象首先是拜占庭帝国，其次是斯拉夫各国。基辅罗斯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时也接受了基督教在拜占庭传教的文字。文学活动随着文字的产生而记录在案。利哈乔夫(Д. Лихачёв)指出，翻译活动在罗斯古已有之，古代罗斯“熟悉从希腊语、拉丁语、古犹太语翻译过来的译本，熟悉在保加利亚、马其顿、塞尔维亚创作的作品，熟悉从捷克语、德语、波兰语翻译过来的译本。”(《古代俄罗斯文学的诗学》，莫斯科，1979年，11页)从亚洲各民族语言译入的文本出现得较晚。基辅罗斯时代的译本说明，从解释译书方法和说明译书缘由的译者言论来看，可以发现一些共同倾向，这些倾向虽经历数千年的历史仍始终是争论不休的焦点，在俄罗斯是如此，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这些倾向简而言之是，力求(如果使用现代术语的话)让读者接近外语文本，或者相反，让外语作品接近本国读者。第一种倾向首先是《圣经》和其他圣书译本的主要特点，而第二种倾向虽非绝对，但也可以说是大部分世俗作品的特点，这类作品不受圣书经文那种绝对权威性的制约。“俄语的译者、编辑和转抄者在对待他们所采用的材料时态度相当自由。他们根据自己的想法不仅改变文本的语言特色，而且改变它们的内容。他们对待这些作品如同对待自

己的文学财产一般,删节,增添从其他作品里借用的夹注和段落,让它们迎合与他们同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的概念、需求和趣味。”(《11—17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现实问题》,《古俄罗斯文学部学报》,第二十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64年,185页)从基辅罗斯开始,俄罗斯的翻译活动大体上就是在这两大倾向(或者说两大极端)之间摆动,抑或完全贴近原文,直至逐字翻译;抑或任意处置,甚至改写、随意增删;抑或徘徊其间,时而侧重一端,时而偏重另一端。

基辅罗斯时代,基里尔(Кирилл)和梅福季(Мефодий)兄弟不仅创建了基里尔字母为俄语字母奠定了基础,而且最早把几部祈祷书由希腊文译成斯拉夫语。弗拉基米尔公皈依基督教后在基辅开办学校,教授斯拉夫语。到雅罗斯拉夫公执政时期,文学和翻译活动得以蓬勃发展,这与保加利亚大公西蒙(893—927)统治时期的“黄金时代”有几分相似。据史书记载,雅罗斯拉夫公酷爱书籍,不仅广为收集,而且大量阅读。

9—13世纪,拜占庭与斯拉夫(希腊、捷克、保加利亚和罗斯)各国的文学交往是欧洲文学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而颇具特色的方面。

这个时期基辅罗斯的作品主要来自保加利亚,是从希腊语译入(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古斯拉夫语译本。这些译本包括圣经、宗教训诫著作、记述圣徒生平事迹的传记、个别的历史著作,如:《约翰·马拉拉史事》(《Хроника》Иоанна Малалы),附《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奥赫里德的)克利门特(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й)的宗教训诫著作等。

11世纪中叶到12世纪末,基辅罗斯的文学翻译活动出现了转折点。他们除了继续从拜占庭、保加利亚文献中挑选、引进古罗斯中没有的作品外,还关注自然科学文献(《生理学家》,《Физиолог》)、教父文献等。古罗斯文学手抄本《文选》(《Изборник》)的诞生说明了古罗斯译者对待拜占庭教父文献的态

度。《文选》是遵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之命编辑的。第一集编于1073年,可以说是保加利亚蓝本的翻版。保加利亚蓝本译自希腊语,是遵大公西蒙之命编成的。第二集出版于1076年,由基辅罗斯的译者所编,内容除了译自希腊语的文献外,还收录少量罗斯作家的作品。

这个时期的古罗斯文学向中世纪拜占庭和中世纪东方的文学过程靠拢。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古罗斯译者学会了希腊语,他们能够从希腊语中挑选保加利亚文学中没有的那部分拜占庭文献翻译,而且还不止于此。他们把目光转向古希腊的历史著作,把那些虽属古代,但仍有相当读者的历史著作译入罗斯,其中古犹太历史学家优素福·弗拉维(Иосиф Флавий)的《犹太战争史》(《История Иудейской войны》)最为著名。在古罗斯文学中,故事的翻译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在自然地理方面引入了一部新的译著——科西马·因季科普洛夫(Козьма Индикоплов)的《基督教测地学》(《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топография》)。至此,古罗斯与外界的联系不再仅仅通过保加利亚,而且可以通过拜占庭。

古罗斯译者们的视野日渐扩大,他们的目光转向了东方,由叙利亚语翻译了亚述—巴比伦的《智者阿基尔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б Акире Премудром》),从古犹太语翻译了圣经的《以斯帖书》(《Книга Есфирь》)、伪经类的故事(有关所罗门、摩西的生平)。

古罗斯与西斯拉夫的文学交往相对来说较少。10—11世纪,在捷克境内从拉丁语译成的古斯拉夫语宗教文学传入罗斯。

古罗斯翻译文学的发展是在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下进行的,与罗斯频繁交往的都是与它有亲族关系的、更加古老的文学传统,它从中得益匪浅。

11—13世纪的翻译文学以大量宗教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知识丰富了古罗斯文学,使古罗斯的文人掌握了西方整个中世纪流行的传统体裁、情节和美学观念。

古罗斯的翻译文学与其他斯拉夫民族不同,古罗斯译者独立

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自己能够超越希腊——斯拉夫文化世界最为常见的宗教训诫书籍的交流范围,古罗斯译者对中世纪的故事情节倍感兴趣,并以此满足本国读者在趣味读物方面的需求。他们在本土文学中引入了本国没有的历史传奇类和道德感化类的故事。

古罗斯译者的翻译活动富有创造性。他们在翻译宗教文献时一丝不苟,非常讲究准确性,但在翻译世俗作品时则表现出很大的独立性。一种情况是,把大量俄罗斯生活细节加到训诫类的故事情节里(例如,《智者阿基尔的故事》)。另一种情况是,在军事历史叙述中掺入古罗斯封建制度的术语和古罗斯勇士故事中的某些文学形象(例如,优素福·弗拉维的《犹太战争史》)。第三种情况是,古罗斯手抄的稿本虽以希腊史诗为基础(例如,《狄根尼斯·阿克利塔斯伟业》,《Девгениево деяние》)但经常借用俄罗斯民间诗歌的手法,故出现了大量民间创作成分。由于这样的文学加工,翻译文献很顺畅地充实到俄罗斯手抄本的行列之中,促进了俄罗斯原创文学的发展,巩固了它与中世纪文学进程的联系。

基辅罗斯在进行国际文学交流时也受到本土文学发展条件的限制。上述所举的材料证明,拜占庭—保加利亚—古罗斯文学交流思想和题材是片面的。面对拜占庭文学的种种文献以及后来保加利亚的各种文献,古罗斯译者们把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教父们的译著上,而对与他们同时代的、丰富的希腊文学(世俗散文,诗歌)却漠不关心。

14世纪中叶,罗斯虽然仍在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之下,但已在积极地准备推翻外族的统治。此时,罗斯与外界——拜占庭和南斯拉夫各民族——的交往重新恢复。罗斯的文化高潮指日可待。这个时期颇为典型的特征是宁静主义(исихазм)运动。14世纪这个神秘主义流派在席卷拜占庭、南斯拉夫各民族以后传入罗斯。

14—15世纪,罗斯翻译文学的一大特点是对新题材的痴迷。